通典/卷2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通典
卷二百
邊防十六　北狄七

►

庫莫奚

庫莫奚，聞於後魏及後周。其先，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。初為慕容晃所破，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閒。〈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。〉其俗甚不潔，而善於射獵，好為寇抄。後魏之初，頻為寇盜，及突厥興而臣屬之。後稍強盛，分為五部：一曰辱紇主，二曰莫賀弗，三曰契箇，四曰木昆，五曰室得。理饒樂水北，即鮮卑故地。〈一名如洛環水，蓋「饒樂」之訛也。〉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帥，隨逐水草，頗同突厥。有阿會氏，五部中為盛，諸部皆歸之。其俗，死者以葦薄裹屍，懸之樹上。其後款附。至隋代號曰奚，突厥稱蕃之後，亦遣使入朝。〈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。〉

大唐開元五年二月，奚首領李大酺入朝，封從外生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。八年，大酺戰死，共立其弟魯蘇為主，詔仍以固安公主為妻。時魯蘇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，翻歸突厥，公主密知之，遂設宴，誘執而殺之。上嘉其功，賞賜累萬。公主嫡母妒主榮寵，乃上書云主是庶人，此實欺罔稱嫡，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蘇。上怒，令與魯蘇離婚，又封成安公主女韋氏為東光公主以妻魯蘇。

契丹

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，并為慕容氏所破，俱竄於松漠之閒。其俗頗與靺鞨同。

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，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。經三年之後，乃收其骨而焚之，因酹酒而祝曰：「冬月時，向陽食；夏月時，向陰食。若我射獵時，使我多得豬鹿。」其無禮頑嚚，於諸夷最甚。

後魏初，大破之，遂逃迸，與庫莫奚分背。經數十年，稍滋蔓，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，〈和龍今柳城郡。〉多為寇盜。魏太武帝真君以來，歲貢名馬，於是東北群狄悉萬丹部、阿大何部、伏弗郁部、羽陵部、日連部、匹黎部、比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，皆得交市於和龍、密雲之閒。〈密雲今郡。〉其後為突厥所逼，又以萬家寄於高麗。

隋開皇末，有別部四千餘家，背突厥來降。文帝方與突厥和好，重失遠人之情，悉令給糧還本部，敕突厥撫納之。固辭不去。部落漸眾，遂北逐水草，當遼西正北二百里，依託紇臣水而居，東西亙五百里，南北三百里，亦鮮卑故地。分為十部，多者三千，少者千餘，隨水草畜牧。

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，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，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，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、松漠都督於營州，兼置東夷都護，以統松漠、饒樂之地，罷護東夷校尉官。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，窟哥曾孫松漠都督〈羈縻松漠都護府屬，今柳城郡。〉，今柳城郡。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，殺都督趙文翽，舉兵反，陷營州〈今柳城。〉，自號可汗。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、右金吾將軍張玄遇、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、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。遇賊於西硤石、黃獐谷，官軍敗績，玄遇、仁節沒於賊。李盡忠死，孫萬榮代領其眾，攻陷冀州〈今信都郡。〉，刺史陸寶積死之。又陷瀛州屬縣。〈今河閒郡。〉又遣夏官尚書、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，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，官軍又大敗，孝傑沒於陣，宏暉棄甲而遁。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，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，沙吒忠義為前軍，率兵二十萬以討之。萬榮為其家奴所殺，其黨遂潰。開元五年十一月，封宗室女為永樂公主，出降契丹松漠王李失活。十年閏五月，敕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為燕郡公主，出降松漠郡王李漠鬱干。

室韋

室韋有五部，後魏末通焉，并在靺鞨之北，路出柳城。諸部不相總一，所謂南室韋、北室韋、鉢室韋、深末怛室韋、大室韋，並無君長，人眾貧弱。突厥沙鉢略可汗嘗以吐屯潘垤統領之，蓋契丹之類也。其在南者為契丹，在北者號室韋。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〈後魏書云：自契丹路經啜水、蓋水、犢了山，其山周迴三百里，又經屈利水，始到其

國。〉，土地卑濕，至夏則移向西貸勃、欠對二山，多草木，饒禽獸，又多蚊蚋，人皆巢居，以避其患。後漸分為二十五部，有餘莫不滿咄，猶酋長也。死則子弟代立，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。盤髮衣服與契丹同。乘牛車，籧篨為室，如突厥氈車之狀。度水則束薪為桴，或有以皮為舟者。馬則織草為韉，結繩為轡。寢則屈木為室，以籧篨覆上，移則載行。以豬皮為席，編木藉之。氣候多寒，田收甚薄。無羊，少馬，多豬、牛。造酒、食噉、言語與靺鞨同。婚姻之法，二家相許，婿輒盜婦去，然後送牛馬為聘。婦人不再嫁，以為死人妻，難以共居。部落共為大棚，人死則置屍其上。居喪三年。其國無鐵，取給於高麗。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，分為九部落。其部落渠帥，號乞引莫賀咄。氣候最寒，冬則入山，居穴中，牛畜多凍死。饒獐鹿，射獵為務。鑿冰，沒水中而網射魚鱉。地多積雪，懼陷坑阱，騎木而行。俗皆捕貂為業，冠以狐貉，衣以魚皮。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，依胡布山而住。人眾多於北室韋，不知為幾部落。用樺皮蓋屋，其餘同北室韋。從鉢室韋西四日行，至深末怛室韋，因水為號也。冬月穴居，以避太陰之氣。又西北數千里，至大室韋，徑路險阻，言語不通，尤多貂及青鼠。

北室韋，後魏武帝、隋開皇大業中，並遣使朝獻。

大唐所聞有九部焉，屢有朝貢。所謂嶺西室韋、山北室韋、黃頭室韋、大如者室韋、小如者室韋、訥北室韋、婆萬室韋、達末室韋、駱駝室韋，並在柳城郡之東北，近者三千五百里，遠者六千二百里。

地豆于

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。多牛羊，出名馬。皮為衣服，無五穀，唯食肉酪。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，遣使朝貢。

烏洛侯

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，後魏通焉。在地豆于之北，其土下溼，多霧氣而寒，冬則穿地為室，夏則隨原阜畜牧。多豕，有穀麥。無大君長，部落莫弗皆代為之。其俗繩髮，皮服，以珠為飾。人尚勇，不為姦竊，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。好獵射。樂有胡空侯，木槽革面而九絃。其國西北有完水，東流合於難水，東入於海。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，所謂北海也。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，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，南北九十步，東西四十步，高七十尺，室有神靈，人多祈請。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，刻祝文於石

室之壁而還。

大唐貞觀六年，遣使朝貢云。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，乃言訛也。東與靺鞨，西與突厥，南與契丹，北與烏丸為鄰，風俗與靺鞨同。

驅度寐

驅度寐，隋時聞焉，在室韋之北。其人甚長而衣短，不索髮，皆裹頭。居土窟中。唯有豬，更無諸畜。人輕捷，一跳三丈餘，又能立浮，臥浮，履水沒腰，與陸走不別。數乘大船，至北室韋抄掠。無甲冑，以石為矢鏃。

霫

霫，匈奴之別種，隋時通焉。與靺鞨為鄰，理潢水北，亦鮮卑故地。勝兵萬餘人。習俗與突厥略同。亦臣於頡利，其渠帥號為俟斤。

大唐貞觀中，遣渠帥內附。

拔悉彌

拔悉彌一名弊剌國，隋時聞焉。在北庭北海南，結骨東南，依山散居。去燉煌九千餘里。有渠帥，無王號。戶三千餘。其人雄健，能射獵。國多雪，恆以木為馬，雪上逐鹿。其狀似楯而頭高，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，令毛著雪而滑，如著屧屐，縛之足下。〈屧，先協反。屐，巨戟反。〉若下阪，走過奔鹿；若平地履雪，即以杖刺地而走，如船焉；上阪即手持之而登。每獵得鹿，將家室就而食之，盡更移處。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。丈夫翦髮，樺皮為帽。

流鬼

流鬼在北海之北，北至夜叉國，餘三面皆抵大海，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。無城郭，依海島散居，掘地深數尺，兩邊斜豎木，構為屋。人皆皮服，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，婦人冬衣豕鹿皮，夏衣魚皮，制與獠同。多沮澤，有鹽魚之利。地氣沍寒，早霜雪，每堅冰之後，以木廣六寸，長七尺，施繫其上，以踐層冰，逐及奔獸。俗多狗。勝兵萬餘

人。無相敬之禮、官僚之法。不識四時節序。有他盜入境，乃相呼召。弓長四尺餘，箭與中國同，以骨石為鏃。樂有歌舞。死解封樹，哭之三年，無餘服制。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，陳國家之盛業，於是其君長孟蚌遣其子可也余志，以唐貞觀十四年，三譯而來朝貢。初至靺鞨，不解乘馬，上即顛墜。其長老人傳，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，皆豕牙翹出，噉人。莫有涉其界，未嘗通聘。

迴紇

迴紇在薛延陀北境，居延婆陵水，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，勝兵五萬人。先屬突厥，初有時健俟斤，死，子菩薩立。大唐貞觀初，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，侵其北邊。頡利遣騎討之，戰於天山，大破之，俘其部眾。迴紇由是率其眾附於薛延陀，號為活頡利發，仍遣使朝貢。其地沙鹵，有大羊，而足長五寸。及薛延陀之敗，其大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，請同編戶。自突厥衰滅，其國漸盛，國主亦號可汗。開元十五年，使大臣梅祿啜來朝，獻名馬焉。〈按諸家敘突厥事，以「梅祿」為突厥官號，尚謂突厥見存，乃未之詳耳。〉

骨利幹

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，二俟斤同居，勝兵四千五百人。草多百合。地出名馬，頭類橐駝，筋骨麤壯，好者日行數百里。其北又距大海，晝長夜短，日沒後，天色正曛，煮一羊胛，纔熟，而東方已曙，蓋近日入出之所。

大唐貞觀二十一年，遣使朝獻駿馬十匹。

結骨

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。勝兵八萬。其國南阻貪漫山。多林木，夏沮洳〈沮，咨據反。洳，人庶反。〉，冬積雪，往來險阻，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經其國。人並依山而居，身悉長大，赤色，朱髮綠睛。有黑髮者，以為不祥。人皆勁勇，鄰國憚之。丈夫健者，悉黥手以為異。婦人嫁訖，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。其人服飾以貂豽〈女滑反。〉，食用手。其俗大率與突厥同。婚姻無財聘。性多淫佚，與外人通者不忌。男女雜處。每一姓，或千口或五百口共一屋，一床一被。若死，唯哭三聲，不剪面，火葬，收其骨，踰年而為墳墓，以木為室，覆以木皮。土宜粟麥穄豆之屬，無果菜。有馬，出貂。天每雨鐵，收

而用之，號曰迦沙，以為刀劍，甚銛利。其國獵獸皆乘木馬，升降山隥，追赴若飛。自古未通中國。

大唐貞觀二十一年，其君長遂身入朝。

駮馬

駮馬，其地近北海，去京萬四千里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。有兵三萬人，馬三十萬匹。其國以俟斤統領，與突厥不殊。有弓箭刀矟傍排，無宿衛隊仗。不行賞賜。其土境，東西一月行，南北五十日行。土地嚴寒，每冬積雪，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，至暖消，逐陽坡〈浦波反。〉，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。好漁獵，取魚、鹿、獺、貂、鼠等肉充食，以其皮為衣。少鐵器，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盌。隨水草居止，累木如井欄，樺皮蓋以為屋，土床草蓐，加氈而寢處之。草盡即移，居無定所。馬色並駮，故以名云。其馬不乘，但取其乳酪充餐而已。與結骨數相侵伐。貌類結骨，而言語不相通。

大唐永徽中，遣使朝貢。〈突厥謂駮馬為曷剌，亦名曷剌國。〉

鬼國

鬼國在駮馬國西，六十日行。其國夜遊晝隱，身著渾剝鹿皮衣。眼鼻耳與中國人同，口在頂上。食用瓦器。土無米粟，噉鹿豕及蛇。

鹽漠念

駮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，二十日行至鹽漠念咄陸闕俟斤部落，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。其駮馬、鹽漠並無牛羊雜畜。其婚姻嫁娶與突闕同。土多松、樺樹，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。

大唐貞觀中，戶部奏言，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，男女百二十餘萬口。時諸蕃君長詣闕頓顙，請太宗為天可汗。制曰：「我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事乎？」群臣及四夷咸稱萬歲。是後以璽書賜西域、北荒之君長，皆稱「皇帝天可汗」。諸蕃渠帥死亡者，必詔冊立其後嗣焉。臨統四夷，自此始也。

論

傅奕曰：「西晉時，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，其酋劉元海覆兩都，執天子。自是戎夷赫連氏、沮渠氏、李氏、石氏、慕容氏、佛氏、禿髮氏、拓拔氏、宇文氏、高氏、苻氏、呂氏、姚氏、翟氏，被髮左衽，遞據中壤，衣冠殄盡。周、齊每以騎戰，驅夏人為肉籬，詫〈丑亞反。〉曰『當剉漢狗飼馬，刀刈漢狗頭，不可刈草也』。羌胡異類，寓居中夏，禍福相恤，中原之人眾心不齊，故夷狄少而強，華人眾而弱也。石季龍死，羯胡大亂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，或有留者，乃誅之，死者二十餘萬。氐羌分散，各還本部，部至數萬，故苻、姚代興。鮮卑既入中國，而蠕蠕據其土。後魏時，蠕蠕主阿那瑰大餒，求糧於魏，魏帝使元孚賑恤之，既飽，遂寇暴。及蠕蠕衰而突厥興，自劉石至後周，皆北狄種類，相與婚姻，高氏聘蠕蠕女為妻，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。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，周氏傾國事之，錦衣玉食長安者，恆數千人。可汗驕曰：『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，何憂哉！』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，勞面如其國臣，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。」

天冊萬歲二年，補闕薛謙光上疏曰：「臣聞戎夏不雜，自古所誡，夷狄無信，易動難安，故斥居塞外，不遷中國。前史所稱，其來久矣。然而帝德廣被，時有朝謁，受向化之誠請，納梯山之禮貢，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，導以指南之車，此三王之盛典也。自漢魏以後，遂革其風，務飾虛名，徵求侍子，喻其解辮，使襲衣冠，居室京師，不令歸國，此又中葉之故事也。較其利害，則三王是而漢魏非；論其得失，則備邊長而徵質短。殷鑒在乎往代，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！昔郭欽獻策於武皇，江統納諫於惠主，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，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，徒好慕化之虛名，縱其習史漢等書，官之以五部都尉，此皆計之失也。若前事之不忘，則後代之龜鏡，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。

竊唯突厥、吐蕃、契丹等往因入貢，並叨殊獎，或執戟丹墀，冊名戎秩，或曳裾庠序，高步學門，服胡氈裘，語兼中夏，明習漢法，睹衣冠之儀，目覿朝章，知經國之要，窺成敗於圖史，察安危於古今，識邊塞之盈虛，知山川之險易。或委以經略之功，令其展效；或矜其首丘之志，放使歸蕃。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，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。雖則慕化之美，苟悅於當時；而狼子孤恩，旋生於過後。及歸部落，鮮不稱兵。邊鄙罹災，實由於此。故老子云『國之利器，不可示人』。在於齊人，猶不可以示之，況於夷狄乎！」

謹按：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，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，教吳戰陣，使之叛楚，吳於是伐楚，取巢駕克棘，入州來，子反一歲七奔命。其所以能謀楚，良以此也。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，其後卒有劉、石之難。向使五部不徙，則晉祚猶未可量也。鮮卑不遷，

則慕容無中原之僭也。又按漢書陳湯云：『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，何者？兵刃朴鈍，弓弩不利。今聞頗得漢工，然猶三而當一。』由是言之，利兵尚不可以使胡人得法，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！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，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，不可以與諸侯。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，況外國乎！

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，累載用兵，人戶凋散。以晉惠方之，當八王之喪師，則輕於楚漢之塗地，匈奴冒頓之全實，過於五部之微弱。當曩時冒頓之強盛，乘中國虛弊，高祖餒厄平城，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，力不足以破汾晉，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，為不習中土之風，不安中國之美，生長磧漠之北，以穹廬堅於城邑，以氈罽美於章服。既安其所習，而樂其所生，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，為生不在漢故也。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？劉元海，五部離散之餘，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，為少居內地，明習漢法，非元海悅漢，而漢亦悅之，一朝背叛，四方嚮應，遂鄙單于之號，竊帝王之寶，賤沙漠而不居，擁平陽而鼎峙者，為居漢故也。向使元海不內徙，止當劫邊人繒綵麴糵，以歸陰山之北，安能使王彌、崔懿為其用邪？

當今皇風遐覃，含識革面，凡在虺性，莫不懷馴，方使由余效忠，日磾盡節，以臣愚見，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。脫備防不謹，邊臣失圖，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，非所以肥中國，削四夷，經營萬乘之規，貽厥孫謀之道也。臣愚以為，願充侍子者，一皆禁絕，必若先在中國者，亦不可更使歸蕃，則夷人保疆，邊邑無事矣。

劉起居貺武指曰：

自昔議邊者，推高於嚴尤、班固。嚴尤議曰：「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。周時獫狁內侵，命將征之，盡境而還，譬蚊虻螫人，驅之而已，是為中策。漢武輕齎深入，連兵三十年，中國罷耗，匈奴亦剋，是為下策。秦築長城，勤於轉輸，疆境完而中國竭，是為無策。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。」其班固曰：「言匈奴者，大要歸於兩科：縉紳則守和親，介胄則言征伐。漢興以來，有修文以和之，有用武以剋之，有卑下而承事之，有威服而臣畜之。和親之論，發於劉敬。天下新定，故從其言，賂遺以救安邊境。孝惠、高后，遵而不違，匈奴加驕，寇盜不止，與通關市，妻以漢女，歲賂千金，無益之明驗也。仲舒欲復守舊文，厚結以財，質愛子，邊境不選武略之臣，修障隧備塞之具，厲長戟勁弩，恃吾所以待寇，而務賦斂於人，遠行貨賂，割剝百姓，以奉寇讎，信甘言，守空約，而冀胡馬不窺，不亦過乎？王莽時，單于棄其愛子，昧利不顧，侵掠所獲，歲巨萬計，而和親賂遺，不過千金，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？夷狄之人，貪而好利，人面獸心，聖王

禽獸畜之，不與約誓，不就攻伐。約之則費賂而見欺，攻之則勞師而招寇。外而不內，疏而不親，政教不及其人，正朔不加其國。來則懲而禦之，去則備而守之。慕義則接之以禮讓，使曲在彼。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。」

貶以嚴尤之議辨而未詳，班固之論詳而未盡。推而為言，周得上策，秦得其中，漢無策焉。何以言之？荒服之外，聲教所遠，其叛也不為之勞師，其降也不為之釋備，嚴其守禦，險其走集，犯塞則有執訊之捷，深入則有殪戎之勳，俾其欲為寇而不能，願臣妾而不得。斯禦戎之上策，禁暴之良算。惠此中夏，以綏四方，周人之道也，貶故曰周得上策。

易稱「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」。築長城，修障塞，易之設險也。今朔塞之上，多古長城，未知起自何代。七國分爭，國有長城，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，燕秦亦築長城，以限中外，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。秦兼天下，益理城塹，城全國滅，人歸咎焉。自漢至隋，因其成業，或修或築，無代無之。後魏時，築長城議曰：「虜騎輕捷，風來電往，塢壁未遑閉，牛羊不暇收，雷擊至於近郊，雲飛出於塞表，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。人築一步，千里之地役三十萬人，不有旬朔之勞，安獲久長之逸。始皇斥中國之戎，出諸塞表，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，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」貶故曰秦得中策。

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，嗣王則漢之外孫，豈敢與大父爭哉！假立宗女，匈奴不信，無益也。帝欲遣魯元，后泣諫曰：「帝唯一女，奈何棄之匈奴乎！」由是遣宗女行。又按：魯元公主，則趙王張敖之后也。人告趙王反，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，不宜有此。高祖曰：「使張敖有天下，豈少乃女乎！」高祖審魯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，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？假有欲遣之辭，固戲言耳。且冒頓手刃頭曼，躬射其母，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，豈不惑哉！然則高祖知和親之不能久安而為之者，天下初定，苟紓歲月之禍，以息兆人之勤耳！而天姿豁達，不矜智能，沈謀內斷，眾莫之識。武帝時，中國康寧，胡寇益鮮，疏而絕之，此其時也。方更糜耗華夏，連兵積年，嚴尤以為下策，可矣。漢之失策，非止用兵。至於昭宣，武士練習，斥候精審，胡入則覆亡，居又畏逼，收跡遠徙，窮竄海陰。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，乃襲奉春之過舉，啟寵納侮，傾竭府藏，給西北方，無慮歲二億七十萬，賞賜之費，傳送之勞，尚不計焉。皇室淑女，嬪於穹廬；掖庭良人，降於沙漠。夫貢子女方物，臣僕之職也。詩曰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」，傳稱「荒服者來王」，此皆稱其來，不言當往也。杞用夷禮，經貶其爵；公及吳盟，諱而不書。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，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戎妻〈媼，烏老反。〉，烝母報子，從其污俗。中國之異於蠻夷者，以有父子、男女之別也。若乃位配天地，職

調陰陽，不能革聾昧之性，使漸習華風，反令婉冶之姿，毀節異類，其為垢辱，可勝道哉！漢之君臣，曾莫之恥。東漢至曹馬，招來羌狄，內之塞垣，資奉所費，有踰於昔。百人之酋，千口之長，金印紫綬，食王侯之俸者，相半於朝；牧馬之童，乘羊之隸，齎毳氈之資，邀綾紈之利者，相錯於路。九州五服，耒耨之所利，絲枲之所生，方三千里。植於三千里之中，散於數萬里之外，人焉得不勞，國焉得不貧。故夷狄歲驕，華夏日蹙。當其強也，又竭人力以征之；其服也，又如是以養之。病則受養，強則內攻。嗚呼！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，可不大悲哉！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，則我人富矣；移其爵以餌守臣，則我將良矣。富利歸於我，危亡移於彼，無納女之辱，無傳送之勞，此之不為，而棄同即異，與頑用鬙，以夷亂華，以裔謀夏，變上國之風俗，汩中和之正氣，貶故曰漢無策焉。

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，為不能臣妾也。聖王誠能之，而不用耳。稱秦氏無策者，謂其攘狄而亡國也。秦亡之咎，非攘狄也。稱漢氏得下策者，謂伐胡而人病。人既病矣，又役人而奉之，是無策也。貶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。

班固之論，頗究其情；而曰「其來慕義，接以禮讓，使曲在彼」，是未盡也。何者？禮讓以交君子，不以接小人，況於禽獸夷狄乎！夫奇貨內來，則華夏之情蕩；纖麗外散，則戎羯之心生。華夏情蕩，出兵之源也；戎羯心生，侵盜之本也。聖人唯此之慎，不貴奇貨，不寶遠物，禽獸非其土性不育，器服非其所產不御，豈唯贄幣不通哉！至於飲食聲樂，不與共之，故夷狄來朝，坐之門外，使舌人體委以食之，若禽獸然，不使知馨香嘉味也。獲其聲，不列於庭廟。受其貢，不過楛矢獸皮，不為贄幣，不為財貨。利既小矣，酬亦宜然。漢氏習玩驕虜，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，甘大官之八珍六齊，使五都之文綺羅紈，供之則長欲而增求，絕之則滅德而招怨。加以斥候不明，士卒不習，是猶飽豺狼以良肉，而縱其獵噬疲人。求其禍源，接以禮讓之所致也。故通貢獻則去錦繢而得毛革，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，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。張騫使西域，得摩訶兜勒曲，漢武採之以為鼓吹。東漢魏晉，樂則胡笛箜篌，御則胡床，食則羌炙、貊炙，器則蠻盤，祠則胡天。晉末五胡遞居中夏，豈無天道，亦人事使之然也。華人，步卒也，利險阻；虜人，騎兵也，利平地。彼利馳突，我則堅守，無與追奔，無與競逐。來則杜險使無進，去則閉險使無還。衝以長戟，臨以強弩，非求勝之也，創之而已。措彼頑兇，寘之度外，譬諸蟲豸，方乎虺蜴。如是，何禮讓之接，何曲直之爭哉！貶故曰班固之論，詳而未盡者也。

四夷之猾夏，尚矣。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，無代無之。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，

比來犯罪死囚，每令三覆，重惜人命至此，而億萬吏卒，無一罪戾，委之鋒刃，實為冤酷。薛補闕上書諫，諸蕃侍子久在京師，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，悅華夏服翫聲色，或窺圖籍，兼達古今，如有劉元海之徒，終成大憝。劉起居武指云，秦逐戎狄出塞，限隔華夷，是為中策。三賢所陳，可謂篤論，言詳理切，度越前古，斯仰歎不暇，豈敢繁述耳。